

浅析《紫色》中西丽的人物形象

刘惠芬

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学院 辽宁 大连 116400

【摘要】：《紫色》是一部荣获普利策奖、国家图书奖等文学奖的优秀作品，它的作者是爱丽丝·沃克。公西丽是这部作品的主角，这个女孩儿经历了巨大的心理变化，是一个内心向往光明、活力四射的人物。一个无辜的女孩、一个顺从的黑人妇女的抵抗表明，黑人妇女独立地面临着对妇女的种族主义和歧视的双重身份，在自我实现上突破了许多障碍和困难。

【关键词】：《紫色》；黑人女性；觉醒

一、引言

《紫色》是当代非裔美国作家爱丽丝·沃克的作品。这本书出版于1982年，立即成为著名的畅销书，被读者和评论家所喜爱。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爱丽丝·沃克凭借《紫色》这部作品囊括了多个美国文学奖，比如普利策奖、国家图书奖和国家图书评论家协会奖等。后来，这部作品被著名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看中，并经过导演的巧妙改编——把一个黑人女主人公变成了一个叛逆、独立、有爱心的人，成就了一部轰动的电影。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黑人是社会的根基，遭受歧视和失业。因此，黑人男性将自己的痛苦传递给黑人女性，压抑她们以缓解压力和痛苦，使她们处于社会最悲惨的境地，承受着各种社会压力。细胞的生长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1. 辞职和骚扰的初始阶段；2. 一个逐渐觉醒和斗争的过渡阶段；3. 一个独立自爱和自我实现的成功阶段。

二、《紫色》作品概述

(一) 《紫色》的作者介绍和写作手法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乔治亚州伊顿公学的一个黑人农民家庭诞生了一个美丽的女孩儿——爱丽丝·沃克，其父亲是一位佃农，而母亲则是一位深处最底层的农奴。家庭的贫穷和社会的偏见使她冷酷无情。在当时的社会中，充斥着浓厚的种族主义即反对黑人，佃农的孩子在幼小时就要被农场主奴役是极不公平的，全社会都在宣扬这样的观念——黑人“不需要教育”的。在四岁的时候，爱丽丝被妈妈送去上学。沃克长期受到各种故事及传说的影响，在她八岁的时候，写作成为了每天必做的事情。后来接受高等教育时，爱丽丝回到南方，被迫参与到选举登记和社会权利运动中，此外还有在密西西比州的儿童项目中。1967年3月17日，爱丽丝与爱人梅尔文·罗斯曼·利文索尔步入婚姻殿堂。爱丽丝的首本诗集诞生于她在莎拉劳伦斯大学大四求学期间。写作让她在密西西比州的民权运动中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她加入《华尔街

日报》担任编辑，并在上世纪70年代末搬到北加州之前恢复了写作生涯。

讽刺主要是一种修辞手段。表面上说的其实恰恰相反。讽刺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而且在语言的使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从二元文化的角度来看。它能使听者理解说话者的真实意图，使听者思考或交流。《紫色》的作者艾丽斯·沃克用讽刺手法表达了小说中的几个深刻主题。

(二) 《紫色》的故事脉络约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一个名叫西丽的女孩她只有14岁，黝黑的皮肤显示着她所代表的黑人种族，在这个美国南部乔治亚州的一个小乡村里，黑人女孩过着地狱般的生活，深受继父的折磨，在绝望中这个黑人女孩遭受了继父残忍的侵犯，并被迫为继父孕育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当时西丽的母亲正处在病痛中不知道故事的真相，在母亲的眼中西丽变成了一个勾引继父的坏女孩，母亲在愤怒中无法自拔，活活气死。而西丽的两个孩子也被继父强行带走，了无踪迹。在失去母亲和孩子后，西丽为了生存嫁给了亚伯特，他是一个养育四个孩子的单亲爸爸。在这段婚姻中，他们并不相爱，她的丈夫在各个方面都虐待西丽。另一方面，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西丽从不叛逆，她只能用写信的方式默默与上帝进行沟通，诉说心中的痛苦。后来西丽发现继父和某某先生的猥琐意图即想要对她的妹妹南蒂下手，她为了妹妹免遭毒手，第一次进行了反抗命运的斗争——帮助妹妹逃离地狱。西丽努力抚养某某先生的孩子。因为长期受某某先生虐待西丽的影响，长子哈珀在结婚后，不断地殴打和诅咒妻子，而妻子也像当初的西丽一样懦弱顺从，毫无反击之力。长期的暴力生活让哈珀的妻子难以忍受，在她孕育了几个孩子后，选择离开哈珀。之后，某某将生病的老情人夏格带到家中生活，让西丽的照料他的老情人，夏格在西丽的照顾下康复了，夏格被这个善良的女孩儿所吸引，并与其成为很好的朋友。夏格告诉西丽要充分理解自己的特别，与某某先生为代表的

男权主义作斗争，并争取自己的权利。夏格让西丽开阔了眼界，她能够用新的眼光思考问题并看待世界了。后来，夏格发现西丽的丈夫把南蒂的信藏了起来。此外，西丽的妹妹南蒂在艰难的生活中前往非洲与黑人牧师塞缪尔的家人一起传教，塞缪尔的妻子也死于非洲疟疾。南蒂发现牧师塞缪尔的两个孩子是西丽失散多年的儿子和女儿。在与牧师一起传教的生活里，南蒂对牧师产生了感情，他们去英国议会寻求帮助，痛斥奥林卡的土地和村庄的英国殖民者，并遭受忽视和侮辱。当他们回到非洲时，当地人很失望，他们自己也很失望。所以她决定带西丽的孩子回家。此时，在西丽进行了多年的思想斗争之后，某某先生逐渐注意到了男权主义的错误并获得了西丽的理解。最后，西丽与失散多年又重逢的一双儿女和妹妹南蒂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三、《紫色》中西丽的人物形象分析

（一）西丽的逆来顺受、饱受欺凌的悲惨形象

西丽的童年充斥着黑色暴力，在一个本该是花季一般的14岁，却惨遭继父的侵犯，被现实拉入了黑暗的地狱。继父威胁西丽说，“你必须做你母亲不会做的事。如果你告诉别人，我就杀了你母亲。”结果，西丽在母亲的误解中，与母亲阴阳两隔，与一双儿女骨肉分离。在种种不幸中，西丽并没有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她被继父厌弃后，作为低贱的商品被卖给了某某先生，一个拥有四个孩子的单身父亲。某某先生和他结婚的唯一原因是找到一个保姆，而且西丽的继父同意给他一头母牛做嫁妆。某某先生的家庭生活继续着西丽的痛苦。某某先生把她当作劳动的动物和宣泄的工具，还经常加以拳脚。在继父和某某先生的影响下，西丽没有自由或权利：她不能上学；她不能见她的妹妹南蒂；她不能去镇上观戏；她不能收到自己的信……

14岁的西丽很伤心。面对父亲的侮辱，她只能捂着嘴哭泣并接受。这样的小女孩甚至不知道怀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肚子越来越大，为什么生病的母亲看着大肚子生气了。继父的殴打和侵犯使她丧失了生育能力，长期生活在暴力侵犯中，西丽产生了对异性十分厌恶的情绪，她害怕与异性接触。然后，就像扔一个破洋娃娃一样，他的继父把她嫁给了某某先生，后者想娶他的妹妹南蒂。在这段无爱又不平等的婚姻中，西丽遭受着非人的待遇，她的生活中没有希望，只有无止境的挨打，她慢慢变得像木头一样麻木。“我尽力不哭。我变成了木头。”这是西丽对生活无能为力的独白。正如劳伦斯·霍格（Lawrence Hogg）所说的，总结上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美国的历史，得出美国的极端种族主义奴役黑人，这种白种人对黑种人的精神歧视、肤色歧视、言语歧视是毁灭性的，在无尽的奴役中生活在社会底层的黑人被逼得无路可

走，他们为了生存，为了活下来，只能压抑他们的思想，让自己在白种人面前变得像木头一样麻木，然而在面对妻儿时，黑人将心中的野兽释放出来，将自己所遭受的压迫施加到亲人身上。他们无力改变不平等的社会现状，只能把怒火和愤恨发泄在顺从的妇女身上，这能够让这些男权主义黑人感受到白种人压迫黑种人时所产生的欲望。西丽在遭受丈夫与继子的虐待下，没有反抗仅仅是向上帝诉说痛苦，将希望寄托在神明身上，西丽坚信神明能够将她带离地狱，虚幻的对话成为了她的寄托，无休止的折磨、无休止的顺从，像木头一般麻木不知像命运作斗争。在继子哈珀与索菲亚成婚后，面对敢于对丈夫说“不”的索菲亚，西丽感到前所未有的无助。与此同时，她开始反思自己：“我的信仰是什么？”但当她看到索菲亚最终因为抵抗而离开时，哈珀也进了监狱。她觉得这就够活下去了。此时，西丽仍然听话于自己的遭遇。

（二）西丽的意识觉醒、奋起反抗的斗争形象

当西丽看到夏格——某某先生的情人时，她并不嫉妒，相反，一种欢愉的情绪充斥在她的心中。对于夏格这样的女人，在外人眼中她可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坏女人，甚至她自己的亲人都厌弃她，但是西丽却对夏格非常崇拜。西丽第一次看到她笑的照片时，就被迷住了。当夏格看到西丽时，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真丑！”真诚的女人总是被大家所喜爱。夏格的到来为西丽的生活带来了光明。在父权制当道的旧社会中她们彼此依偎、彼此珍视。在这个时候，因为西丽以为她妹妹南蒂死了，因此夏格的爱成了西丽唯一生存下去的理由。夏格向西丽演唱的歌曲“姐妹”（Sister）承载着她对西丽的爱，这逐渐使西丽感受到了她的爱。

在小说中，西丽爱夏格，而夏格也爱西丽。女人之间的互相怜惜让西丽发现生活的意义，西丽生命的价值和美丽被夏格这盏明灯照亮。许多女权主义者认为，在父权制社会中，只有女性才能互相支持和信任。在许多小说中，女性都有忠实的同性伴侣。而对一些激进主义者而言，她们觉得女人之间的怜爱才是本质上的平等。西丽在幼年时生活在继父的侵犯与殴打的环境中，产生了惧怕男人的情绪，从不孕的那一天起，西丽就切断了生命中的一部分可能性，即爱上了男人。她只敢看女人，夏格是如此美丽，如此不同，不适合任何压迫社会。在遇见夏格之后，西丽第一次走出她的小世界，看到了更大的世界。夏格如神明一般，给予了西丽生的希望，这种感觉非常奇妙，唤醒了她沉睡的意志，给了她逃离地狱的勇气。

当夏格离开时，西丽犹豫了。她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克服了内心的不愿妥协的情绪。当夏格回到西丽身边

后,发现某某先生把夏格所有的信都藏了起来,西丽妹妹还活着的真相,深深地刺痛了西丽,她再也无法麻木顺从,像野兽要挣脱牢笼一样迫切地爆发了。“我无法控制自己。”这是西丽内心的觉醒,西丽寄希望于虚妄的上帝。在给妹妹的信中,她无法再压抑自己心中的愤怒,她呐喊着说:“我不再写信给上帝了。我写信给你。上帝还给了我一个被私刑处死的父亲,一个疯狂的母亲,一个可鄙的继父和一个我这辈子可能永远见不到的妹妹。不管怎样,我一直在祈祷和写信给的上帝是一个男人。他所做的,就像我遇到的每个人一样,是无聊的,健忘的,讽刺的。”西丽痛下决心要离开让她如此卑微的生活,想要跟随夏格在孟菲斯开启崭新的生活。

(三) 西丽的自我实现、重获新生的独立形象

西丽的自我意识和反叛意识觉醒后,她决定和夏格一起离开家,在孟菲斯开一家裁缝店,自己谋生。她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蓝天,为个人的发展和自尊的实现寻找空间。随着工艺水平的提高,西丽的生意蒸蒸日上。渐渐地,她开阔了视野,感受到了生活的温暖和快乐。在夏格的帮助下,西丽增长了知识,发展了才华,摒弃了无知,充满了自信。她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和幸福。她在给南蒂的信中说:“我很高兴。我有爱,我有工作,我有钱,我有朋友和时间。”西丽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赋予了她崭新的人生,西丽不再是唯命是从、懦弱无能、依附于丈夫的乡下村妇。西丽已经开启了崭新的生活,她不再是那个生活在丈夫淫威之下小心翼翼的奴隶,崭新的西丽是一个勇于追求独立、平等和自由的女性。西丽经商成功后,回到家乡,又见到了某某先生。他对西丽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对西丽很有礼貌,甚至送她回家。他们开始聊天,交换意见,谈论他们同样爱着的夏格。与此同时,西丽开始叫他阿尔伯特(即“某某先生”)。我想西丽过去叫他“某某先生”有两个原因。首先,“某某”是未知的替代品,这意味着西丽对他一无所知。第二,也许这个人太坏了,不能把西丽当作人来对待,不值得冠以姓名。西丽非常恨他,他不想提那个恶棍的名字。从前,某某先生讨厌她,因为她太软弱了。她只能听从丈夫的命令,没有独立的人格。现在,在夏格的帮助下,西丽对爱有了理解。当她以积极、独立、乐观、睿智的态度与阿尔伯特相处时,性别和谐的局面出现了,西丽从此赢得了平等和自由。她与“某某先生”的关系也开始发生变化。“两个老白痴失恋了,他们又在人间相依为命了。”某某先生也对西丽说,“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你是一个多么好的伴侣。”所有这些变化都让我们想起了波伏娃的一句话:“如果男女都能用明亮的眼睛和谦虚的态度保持真正的自尊,他们就会过上一种平等和谐的两性生活。”西丽从一个迷茫的“同性恋者”最终回到了原来自我的女性意识中,从

此过上了幸福、正常的生活。

四、《紫色》中西丽形象转变的意义

(一) 从逆来顺受转变为具有反抗意识

在当时的男权社会中,黑人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遭受各种身体和精神虐待,成为社会中最脆弱的群体。在《紫色》中,爱丽丝沃克创造了一个黑人女性西丽的新形象。在小说的开头,沃克向读者介绍了西丽,一个被男人欺辱但无法抗拒的黑人女孩。在旧的观念和旧习俗的摧残下,西丽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她像木头一般没有血肉只有屈服,她内心中压抑着巨大的痛苦,这份痛苦是当时所有被男权主义奴役的女性共同的感受。西丽最终用自己的努力肯定了她的存在。夏格是西丽一生的导师。她不仅肯定了西丽的女性气质,同时让西丽意识到性别上的平等,让西丽抛开旧观念,找到黑人女性的真实自我,从而使西丽认识到她的女性价值和美丽。

(二) 从受压迫的黑人妇女成长为自强不息的新女性

在沃克看来,唤醒黑人妇女争取独立的意识是拯救这些生活在苦难中的黑人妇女最为重要的一步。在《紫色》这部作品中,西丽因为夏格的帮助勇敢追求自由和平等,努力实现自己努力女性的价值。

西丽的政治独立意识主要表现在反对父权压迫的斗争中。父权制压迫西丽主要是因为她的继父和丈夫控制着她的身心。对他们来说,西丽只是一个展示他们作为男人权力的参考。南蒂给西丽的信鼓励她与某某主的压迫作斗争,夏格不仅帮助西丽与她不幸的婚姻作斗争,而且引导她公开表达自己对某某先生的看法,追求自己的权利。除了南蒂和夏格,索菲亚的独立和对父权的强烈不满激发了西丽第一次反对父权制的想法。通过这种方式,西丽逐渐走上了寻求政治独立的道路。

对黑人妇女来说,经济独立比政治独立更为紧迫。因此,在《紫色》一书中,沃克还强调了经济独立对黑人妇女的重要性。西丽一开始根本没有赚钱的能力。她只能依靠某某先生,所以她在家里为丈夫做奴隶。当她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到赚钱的方法时,她成为了一家裤子工厂的老板,成为了一名受人尊敬的黑人企业家,并获得了完全的经济独立。

五、结论

小说《紫色》以一个圆满的结局收场,也反映了作者乐观的人生态度和对黑人女性的同情与希望。同时,它也鼓励那些同样在黑暗中那些挣扎的黑人女性独立、自尊、保存完整的精神世界。通过这种方式,从对男性精神的依赖中解放出来,从而寻求独立的生活,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真正的独

立和自由,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人, 找到爱和幸福,在这个由男人统治的世界里安定下来。

参考文献:

- [1] 马粉英.从自我言说到复调对话——艾丽斯·沃克《紫色》中的文本策略[J].语文教学通讯·D刊(学术刊),2021(01):86-88.
- [2] 钟伟轩,雷炎炎,韩映.从艾利斯·沃克作品《紫色》解析美国黑人女性的觉醒历程[J].海外英语,2021(01):192-193.
- [3] 孔悦,蔡殿梅.期待和解与和谐——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解读小说《紫色》[J].大众文艺,2020(21):32-33.
- [4] 李婧怡.从《紫色》中透视美国非裔女性的悲剧与成长[J].牡丹,2020(20):171-172.
- [5] 王宁.边缘人视角下《紫色》中的妇女主义思想研究[J].青年文学家,2020(12):111+113.
- [6] 杜颖.追求生命的希望与光辉——电影《紫色》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J].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9(01):94-100.